

劇

■ b87 廖祐葳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前面的空地，一向是學生們進行各種排演的熱門場所。這塊空地雖然離喧囂的小福不遠，然而原分所的建築格局以及四周的樹木花草，卻把這塊空地與外界隔離開來，彷彿自成一個世界。學生們在排練各種表演的時候，總是不希望受到旁人的干擾，因此他們會看上這塊交通方便又有足夠隱密性的地方，也就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了。

這幾個禮拜以來，我屢次來到這塊空地，為的是即將在系上晚會中上演的一齣戲。這齣戲的大綱頗為老套，大抵就一個武林門派掌門人的女兒，愛上了外頭一個武功高強的小伙子，然而這個小伙子的上代卻與掌門有血海深仇之類，武俠小說中早已用爛的老掉牙情結。上個學期我向晚會籌備小組中的戲劇總監提出這個構想，並且自願擔任這齣戲的編劇兼導演的時候，我也並沒有想要導出什麼曠世鉅作。我所關心的也只是如何在這樣的劇情架構中加入笑點，以博取觀眾的笑聲而已。至於這齣戲最後為什麼會無端生出那麼多悲劇因子，不僅當時的我完全沒有料到，就連現在的我也無法完全理解。也許人的故事本來就以無奈居多吧！

事情可以說是從二月十四日的合歡山上開始的。系上晚會的籌備工作在經過期末考與年假的停滯之後，於寒假的後半重新啟動。然而身為劇組導演的我，卻在二月十四日這天擅離職守，跟著天文社追逐天邊的星子，追到了酷寒的合歡山巔。

二月十四日這個日子，對我來說有著雙重的意義：生日帶來Happy Birthday的祝賀以及吃喝玩樂，情人節則提醒我品嚐內心的孤寂。每年的二月十四，這樣的複雜矛盾感受就會來上一次。然而生日不能不過，因為就算不過生日，情人節還是一定會找上門來，到時所剩下的，就只有孤單與自憐了。

不過今年在合歡山上的這個二月十四，跟往年有了一點不同。少了白色奶油蛋糕，多了不斷向我砸來的白色積雪；少了路旁花店滿坑滿谷的紅色玫瑰，取而代之的是個可愛的女孩子，身穿一襲紅色大衣。

這個女孩的臉蛋並不是非常亮眼，不過在我的眼中，她每一個表情，每一次揚眉，每一次的嘴角牽動，都散發出一種特殊的活力。她有一雙星子般的眼眸，臉龐在攝氏三度的低溫之下，呈現淡淡的粉紅，配上那一件紅色連帽大衣，在白色雪景的襯托下格外顯眼。這樣的一個女孩，讓我聯想到童話故事中的小紅帽。然而我內心的一個小角落卻有另一個模糊的聲音在輕輕敲著我的心房：「她是冰雪中的一團火，你是行將凍斃的飛蛾。」

之前我在天文社沒有見過這個女孩，問了負責這次寒假觀測報名事宜的同學之後，才知道她叫采樺，是心理系一年級的學妹，在報名這次寒假觀測的同時也入了社。這時我也只能期望她不會只是個幽靈社員而已。

冬天的太陽特別早下山，這天合歡山上天氣清朗，也沒有城市的光害，久違的點點繁星與淡白色銀河，就在零下的寒風中，向我們展現它們最美麗的面貌，挑起我們心中原初的，對無垠宇宙的感動。雖然對於天文社的大部份成員來說，這樣的夜空也並不是第一次見到，但是每次與滿天星斗的重逢，卻都激發出不同的喜悅與感受。

「學長，獅子座那個倒問號在哪裡啊？」我回頭一看，是采樺。「妳看到那邊的那顆亮星沒有？」我的右手指向天際，讓她的視線順著我的手指，找出天上那頭獅子的輪廓。「那御夫座的五邊形又是哪五顆呢？」「就在那邊啊！哪！一二三四五」「謝謝學長。」采樺跑去找她的同學。如果我有阿匡的十分之一功力，我就應該找個話題跟她聊下去，可是我的嘴唇似乎一時之間凍僵了，只好目送她回到合歡山莊溫暖的燈火之下。而一整夜下來，我就只和她講到這麼一次話，也許就是因為我這種不善於表達自己的個性，才讓我的感情生活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吧！我想。

日出之前，東方的牛郎星與織女星才剛從遠山之中升起，隨即隱沒在凌晨的魚肚白當中。

回到台北以後，我和我的一個高中同學聯絡，因為他家收藏有很多古裝的戲服，所以之前我已經跟他講好，我們這齣戲劇的服裝就由他來支援。

於是在一個暖冬的下午，我和部份演員到他家去挑選戲服。我選了掌門的白色長袍，小徒弟們的幾件功夫裝。至於女主角，讓她披上這件紅色斗篷吧。

「這件斗篷會不會太鮮豔了一點？」出任女主角的這位女同學，平常喜歡穿白色或天藍色的衣服。一年多以來，就是沒有看過她穿紅色衣服。

「紅色才能表現出女主角外放的個性與勇敢追求真愛的勇氣啊！」我用角色個性塑造的理由，說服女主角穿上紅斗篷，不過我心裡真正的想法，可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呀。

在給女主角定裝的同時，我也正為了劇情而煩惱著。在本來的腳本當中，我們的男主角，也就是那個與掌門女兒相戀的小伙子，是在一次比武當中，單靠瀟灑的風度與高強的武功，就擄獲了我們女主角的芳心。不行，怎麼可以就這樣便宜了男主角，真實的戀情哪有這麼容易就開始的？於是我決定在男女主角由相識到相戀的路上多擺上幾顆石頭，讓他們多繞點路。至於是怎樣的石頭呢？可以安排男女主角一開始是為追查武林中的一樁無頭公案而暫時同行，男主角殷勤的態度與守禮的舉止逐漸感動了女主角，最後在一個有明月與流星相伴的夜相互定情，然而卻被暗戀女主角多年的大師兄撞見——等等，暗戀師妹多年的大師兄？這跟暗戀社團學妹的學長會不會太像了一點？那大師兄和女主角之間的結局？

在苦思之後，我決定不要讓大師兄愛上小師妹。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我開始構思男女主角之間的交往過程與綿綿情話。在寫下這段劇本的同時，我也不禁開始想像，要是這樣的劇情發生在我和她之間，那該是多麼美好啊。

在我們從合歡山下來後不久，學校就開學了。

天文社在學期期間有固定的課程，由學長姐或同學們主講。這學期的第一次上課排在二月二十五日，在我的筆記本上，這個日子早就被我用紅筆畫了好幾個圈，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其實這完全是多此一舉，爲了這個「可能」會與采樺再度見面的日子，我從一個禮拜之前就已經開始倒數計日，要讓我遺忘這個日子，可能要把我腦中專管記憶的那一部份完全切除才辦得到。

社課六點半開始，可是當天我因爲下午沒課，五點半就去吃了晚餐，順便在麥當勞洗手間的洗手台特意洗了洗臉，整理一下儀容，而後直接驅車前往綜合大樓。在六點十分抵達上課教室的時候，教室的門還是鎖著的，不得其門而入的我，只好拿出下午在誠品買的一本小說，就著走廊不太充足的光線開始翻閱，但我的雙眼還是不太安份，每在書上掃視幾行，就將視線轉到樓梯間，期待著一個小紅帽。

綜合大樓四樓極端安靜，只有我的心搏如沉重的大鼓。

教室的門開了，隨著手錶上的數字不斷增加，社員一個接一個地出現。熱狗來了，月花來了，牡蠣來了，就連一向晚到的精銳戰象，也出現了。

采樺還沒出現，我發現我的掌心開始濕了起來。

建文準備好投影機，開始講課，於是我把注意力轉回到講師的身上。事實上今天社課的內容，我在去年就已經聽過，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但我心中已經充滿著糾結在一起的期盼與擔憂，以致於完全無法專心聆聽。每隔幾分鐘，我即回頭尋覓，等待著她。

我的期盼終於沒有落空，在我第五或第六次回頭的時候，赫然發現采樺那雙星子般閃亮的大眼就出現在我正後方不到兩公尺處。怔了一回兒後，我點頭示意，她的微笑如含苞的杜鵑。我注意到她身上披著的外套雖然不是合歡山上的那件紅色連帽大衣，不過也是紅的，只是在教室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有一點點的暗淡。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講師及課程上面。想要回過頭去跟采樺說幾句話，又怕太過唐突；又想到我現在執導的那一齣戲，也許可以請她來欣賞，只是不知道她會不會答應。諸如此類的患得患失，占據了我的整個腦腔，使得它再也裝不下任何與星雲星團相關的事情了。

終於等到社課告一段落，我和她在走廊上聊了起來。現在我已經記不清楚那天我們聊了些什麼，只記得當我提到系上晚會的時候，才知道她原來是我們班上一個同學的妹妹（不過我跟那個同學並不是很熟）。但當我邀請她來參觀晚會的時候，她卻態度模糊，說如果有空她就會來。聽到這句話的同時，我的一枚牙齒稍稍抽痛了一下。

由於我們也才剛認識，共同的話題不是太多，再加上時間也晚了，我和她聊了大約十分鐘之後，在綜合大樓前分手，各自騎車離去。她走小椰林大道往北，我取椰林大道向西。那天台北的天空沒有什麼雲，可是我一邊騎單車，一邊睜大眼睛拚命找星星，卻只看到幾顆偽裝成星星的飛機。據說當天內蒙沙塵暴南侵，星光是不是被無情的沙塵掩蔽了呢？我不確定。

第二天是禮拜六，我和我的演員們約在原分所空地進行排演。之前我把新版劇本e-mail給他們的同時，我特別要男女主角仔細揣摩他們主演角色的心理轉變。本來我並沒有做出這種高標準要求，不過既然我已經深陷在愛的情緒氛圍之中，也就難免對這對即將在舞台上成爲我的代理，演出我想像中愛情故事的同學，做出多一點要求了。

上午九點四十九分，我和我的單車滑過杜鵑夾道的椰林大道。今年的杜鵑開得特別的早，也特別漂亮。而開學以來的這些日子，椰林大道兩岸的杜鵑排字也陸陸續續出現。這幾天以來，我曾經不只一次想到要不要也用花瓣排一些字——也不是爲了向誰傳達些什麼，只爲抒發自身滿溢的情感。然而最後卻什麼都沒做。

我用來說服自己不要這樣做的理由，是因為這些排字的花瓣很快就會凋萎枯黃，由美麗轉為醜陋，最後不是被雨水打散，就是被學校的工友掃去，如果怕到時看了難過，不如現在就不要做花瓣排字這種蠢事，讓花瓣留在花樹上，還可以維持得比較久。

不過我現在在做的事，倒是跟花瓣排字有若干共通之處。我在這齣戲中加入的愛情元素，不見得有人能看出其中真意，結果還是我自己的心得到慰藉而已。

排練開始了，由於這次的排練並不是最後的彩排，所以演員們都沒有穿上戲服，長劍也以捲起來的報紙替代。

這次排的劇本是新版的，幾乎將前半段完全改寫，所以我決定先把我改寫過的部份排個幾次，看看實際演出效果如何，看看需不需要修改，再整部劇本排過。

「這些日子，你真的對我很好。」女主角說。

「其實在我的心海中，一直有一個心願。」男主角欲言又止。

「那是什麼呢？」女主角眨著迷濛的雙眼。

「我以我一生於茫茫人海中尋訪我唯一靈魂的伴侶，如今終於叫我尋著了！」男主角說出前半句時，面向虛擬的觀眾席，到了後半句則轉向女主角。

「暫停一下！」導演上前將排演暫停。

「你在對你喜歡的女生告白的時候，眼光應該不會如此渙散吧！你要用灼熱的眼神，直視女主角的雙眼，把你的愛透過視線。」

「可是觀眾又看不見我們的眼神。」男主角反駁。

「你如果不在眼神上下工夫，你和女主角就沒有辦法由內心融入你們的角色，這樣你們的動作，表情和語調，都會變得完全沒有說服力。更何況，你們若不是愛得那麼深摯，那麼刻骨銘心，將來你又怎麼可能爲了她而放棄你一心一意想要報復的殺父深仇呢？」

「你最近怪怪的ㄟ！這幾天我看到你的時候，你都一副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的樣子。這兩天你又突然在愛情戲上下這麼大的工夫，你該不會是愛上哪個女孩子了吧！」一旁的女主角突然插了一句話進來，嚇了我一大跳，當下連忙否認：「妳想太多了啦！我們重來一遍。」

結果在我的吹毛求疵之下，這一幕大概排了六、七次。爲了犒勞我們劇組的演員，當天中午我就請大家到溫州街上的一家咖啡廳吃午餐。不過雖然是和同學一起吃飯，我心中想像的畫面，卻是與采樺在這裡約會的情景。唉！看來我是無可救藥了。

采樺加入天文社之後，很快地就跟大家熟了起來，她在PTT社板上灌的水也愈來愈多。不過我和她的關係卻遲遲沒有什麼進展，兩人之間的話題也只停留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上頭。她喜歡的蕭邦、舒伯特與舒曼，在我聽來完全沒有分別；我喜歡的Oasis、REM跟閃靈，被她說成吵雜的噪音。但是，音樂品味的不同不應該成爲兩個人不能在一起的原因吧！我告訴自己。

然而不管我願不願意接受，事實依然毫不留情地在我面前逐漸展開。我和她聊天的機會愈來愈少，相對的，她和一個社會系學弟卻愈走愈近。每次社課結束的時候，他們一起離開的次數愈來愈多，而且我在社辦看到他們成雙出現的頻率，也愈來愈高了。

人在面對自己不願意面對的事實的時候，常會自發性地啟動各種心理防衛機制，而其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自我欺騙。像我這個時候就在找各種理由來說服自己，試圖讓自己相信自己還不需要放棄這樣的一份戀情。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他們只是普通朋

友，他們只是碰巧在路上遇到，他們只是因為順路，所以才一起回家。

可是我無法解釋，為什麼普通朋友會手拉手一起走在路上？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一對普通異性朋友會晚上九點一起出現在椰林大道的杜鵑花樹旁邊？為什麼？

這已經是第幾個烏雲密佈的夜晚了呢？星子去哪兒去了呢？

深夜返家之後，我拿出我寫的劇本，反覆翻看。我熬夜兩晚寫出來的，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心中一陣悵惘，一陣酸楚。

這時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讓我將之前放棄的那個構想復活吧！嗯！

於是在男女主角之間安排了一個大師兄，這個大師兄與女主角是青梅竹馬，自小和女主角之間維持著一份兩小無猜的情感，而隨著大師兄年歲漸長，這份情感逐漸轉變成無可自拔的戀慕。在劇情的開始，大師兄先和男主角相遇，結為莫逆之交。但他後來陸續知曉男主角和小師妹之間的關係，以及男主角和師父之間的仇恨，於是他和男主角割袍斷義，進而決鬥。

這個構想看起來不錯，而且因為本來的劇本中就有一位大師兄，所以我也不需要臨時另外找演員。然而我仍然很矛盾，不知要不要把這個構想付諸實行。如果我讓大師兄愛上了小師妹，難道我能在最後把他們硬湊在一起嗎？畢竟小師妹的心，早已黏在男主角的身上，再也扯不開了。又難道我能夠心甘情願地讓男主角與小師妹結為戀人，而讓大師兄沉浸在寂寞的深淵之中嗎？表面上看起來，不要讓大師兄愛上小師妹，似乎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可是已經發生的事，我又如何去改變，又如何去否認呢？

最後，我點燃幾杯黑咖啡，按照原來的構想改寫劇情。當我寫到大師兄敗在男主角手上，而後被師父救走的那一段的時候，咖啡已然燃盡，我不支睡倒在書桌上，窗外的天空漸漸亮起。

在夢中，我變成了自己劇中的大師兄，為了相救男主角與小師妹而吃了師父的一掌，傷重垂危，倒在小師妹的懷中。我的眼中只看到她身上的大紅色斗篷，與她閃爍如星的雙眼。最後，我的意識離開了我的身體，向上飄去，飄離地球，飄離太陽系，逸散入眾星之間。

當週的週六，我們開始排第三版的劇本。這第三版劇本還沒有結局，因為我還無法決定該怎麼處理這齣戲的結尾。倒是演員們看到這部沒有結局的劇本，起先只是好奇於我把原來結尾刪去（第二版劇本是有結局的——典型的美滿結局）的原因，後來就開始七嘴八舌討論起結局該怎麼安排的問題了。有人提出讓主要角色全部死光的版本（提出這個意見的人當時講得口沫橫飛，比手劃腳，顯然對這個想法非常著迷）；有人提議男主角死掉，女主角出家（除了那個提議者之外，我們都認為這種結局會很冷）；也有人建議讓男女主角雙宿雙飛，師父歸隱山林，而大師兄化悲憤為力量，開創武林新門派云云。眾人各持己見，莫衷一是，不過在各種意見之中，卻沒有人想到要讓大師兄和小師妹在一起。

排完這本還沒有結局的劇本之後兩個小時，我出現在學校的計算機中心。

上BBS站早就成為像我這樣的大學生每天的例行公事。這時我正坐在計中一台電腦前面，流暢地用滑鼠點選各個Icons，準備進入那個叫做PTT的BBS站。

上站之後，我查找線上Users名單，果然沒有她。可是跳出Users名單之後，我卻看到了她的ID。

她的ID出現在螢幕上方心情點歌部份的點歌人位置，她點的歌是許茹芸的〈突然想愛你〉，收件人則是那個機械系學弟。

而她的留言是：「愛上你的我的衝動，得到你的愛是我的幸福。」

如果她的點歌留言就是單純的「我愛你..」，那我還有自我安慰的可能，因為PTT點歌系統的預

設留言就是「我愛你..」這三個字，她可能是不小心把預設留言送出去了。如果我可以做出這樣的解釋，我就可以在心中否認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是這一段文字，完全不像是無心或失誤之下的產物，和她所選擇的歌曲名字也互相呼應。也就是說，這篇點歌是采樺精心打造之下的產物，它的目的就是向收件人傳達她對他的感情。

而這篇點歌的收件人不是我。

一個小時後，我站在計中門口，望著突然降下的滂沱大雨，思索著我和采樺見面以來的點點滴滴，以及那部沒有結局的劇本。

我冒雨跨上我的單車，死命地踩著踏板。藍色單車以追風逐電的速度，在雨的帷幕當中劃破一道缺口。

我無法看清前方的路況，因為我的眼鏡鏡片上布滿了水珠。但我似乎從眼角餘光中看到，杜鵑花瓣被雨水紛紛打落的悲涼景象。

當天夜裡八點我躺在床上，頭上頂著冰枕。水銀體溫計停在攝氏三十九度。我的身體燥熱如火爐，但頭腦獲得暫時冷靜的機會。在床上，我已決定要如何結束這一齣戲，包括我擔任編導的部份，以及我親自演出的部份。

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筋骨已經因為長久的靜止狀態而感到僵硬與不舒服。我跳下床舒展筋骨與肌肉，雖然我的燒沒有完全退去，我的體力也沒有完全恢復，但是二十多個小時之前急速流失的精神，正以緩慢但不間斷的速度恢復當中，我知道我已經有能力給我的劇本一個漂亮的收尾了。

隔天是星期一，有一門系上必修。我趁著課間休息時間把複印成數份的最後完整版劇本分給我的演員們，看他們有沒有什麼意見。除了有一兩個人覺得這一次劇情的悲劇成份稍重以外，並沒有其它特別的意見。不過女主角看完了劇本之後，問了一個過於犀利的問題：

「失戀了嗎？」

我連忙亂以他語。這個人的眼光實在精準得嚇人，以後在她面前要小心一點，不然什麼秘密都逃不過她的法眼。

晚會預定時間是在下禮拜四，也就是春假之前最後一個禮拜的禮拜四。換句話說，我們只剩下九天的時間可以把這齣戲的結尾排好，並且所有的戲服，道具及配樂，也都必須在這九天之內準備齊全。雖然戲服可以直接從我那個高中同學那邊借來，但是演員們在舞台上使用的武器還沒有著落。為了搞定排練與庶務兩方面的事情，這九天之內我忙得不可開交，也沒有時間參加天文社的活動。事實上，在我心情完全平靜之前，我也暫時不想跟采樺，跟社會系學弟碰面。一切等忙完眼前的工作再說吧！

九天後的下午，我們在晚會的表演場地——視聽小劇場，進行最後的彩排。

彩排之前，演員們穿上戲服，女主角披上那件大紅斗篷。當我看到女主角披著那件大紅色斗篷時，我心中打了個突，思緒瞬間回到一個半月之前，那雪白、豔紅、冰冷、火熱與璀璨的合歡山上。一陣陣酸甜苦澀的滋味襲上心頭，不能自已。九天的忙碌，九天的思想逃避，竟沒能發揮一點作用，那份感覺仍如此強烈地撞進我的心臟。

然而，我仍必須親眼看著這齣出自我手的戲劇，有個順利圓滿的結局。即使它再牽動我什麼樣的回憶，也都是一樣的。

「雖然我並不想與你為敵，但是血海深仇，不能不報！前輩，得罪了！」男主角提起長劍，拱手向掌門行了一揖，而後將長劍舉起，全神戒備。

「既然你心意已決，那麼老夫恐怕也無法留你

了。小子，當心了！」掌門揚起長劍，身形淵亭嶽峙，一對虎目凝視著男主角，就等他身上任何一條肌肉開始運作。

倒在地上的大師兄，看著眼前的這一切，心中百感交集。自從他知道他暗戀的小师妹愛上了他的莫逆之交，而這個莫逆之交的父親當年卻又是死在敬愛的師父手裡這些殘酷的事實之後，世上的一切對他來說都已不具任何意義。對於在他眼前發生的這場戰鬥，他甚至無法決定自己究竟希望哪一個人獲勝。

終於，男主角先啟動了他的攻勢，這場龍爭虎鬥正式展開。

「爹！楊郎！」女主角這時衝了進來，發現她的父親正和她的心上人做生死鬥，方寸大亂。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功力和兩人的武功相差有多遠，就要衝進戰團，阻止這場她一直竭力避免，卻終於還是無法避免的鬥爭。

正在作戰的兩人由於心神完全貫注在對方的身上，所以直到女主角衝到離他們極近的地方方始驚覺，但這時使出的招式卻已收不回來。眼見兩把長劍就要將女主角砍倒於劍下，造成兩個男人心中永遠的遺憾的時候，倒在地上的大師兄突然奮力一躍，推開了女主角。然而女主角衝上前來的來勢，卻將大師兄推進了那片刀光劍影之中。

大師兄原本就已身受重傷，這時又同時被掌門與男主角的長劍刺中胸腹，當即不支倒地。

掌門與男主角震懾於這突來的變化，也無心於繼續的戰鬥，只是看著大師兄緩緩倒下。

被推開的女主角看見大師兄為了自己而身中兩劍，命在旦夕，心神劇烈震盪。她雙手顫抖，扶起大師兄的上半身，哽咽道：「你，你何苦如此？」

大師兄慘然一笑，他知道自己這次是活不成了。「妳可還記得妳十三歲那年，我們偷跑到後山的瀑布旁看星星的事？」女主角含淚點頭。

「那天妳披著一件紅色斗篷，就跟今天一樣。我帶著妳滿山亂跑，數著流星，聊一些快樂的，不快樂的事兒。當時妳很頑皮，在河邊溼滑的石頭上跳來跳去，差點掉到瀑布底下的深潭裡去，好在我還趕得及拉住妳的斗篷。人是救回來了，斗篷卻被扯壞了。當時妳一直哭，要我找一件新的給妳。」

「我有哭嗎？我不記得了。」

「那天我們各對流星許了一個願，我當時不肯告訴妳我許了什麼願，但是我的時間所剩不多，現在不說大概就不再有機會了。所以我告訴你，我那天許的願，就是希望我的小师妹這一生永遠幸福快樂。」

「你不要說話，我們帶你回去好好養傷，等你傷好了，我們再回去那座瀑布。」

「我是無法親眼看到這個願望成真的了，答應我，不要讓我失望，好嗎？」大師兄的頭向下一沉，雙眼闔上。

小董常說夢是願望的達成，那麼我把我的夢境編入劇中，做為本劇最後的高潮，是否可以視作願望的再達成呢？如果這個理論說得通的話，那我就等於是為了自身的奇異願望，而把深愛小师妹的大师兄給一手葬送了。為了自身心靈的平靜而殺人，這大概是小說家與編劇的特權吧！

我們的戲彩排完畢，下一個節目是小提琴演奏。巧的是，三位提琴手其中一位，就是采樵的哥哥。她會不會出現呢？我不願仔細去想這個問題。

晚上六點，金星出現在西方，觀眾開始進場。

晚上六點半，晚會開始。第一個節目正上演。我在後台為我們這齣戲劇的道具及佈景作最後確認，以防止臨時狀況的發生。

第二個節目即將結束，我們的演員在舞台旁準備妥當。幾個月的辛苦，幾個禮拜的情緒激盪，都將有一個結果。

幕落，幕啓。

大師兄與小师妹並肩走向舞台中心。

正式演出十分成功，除了有一兩起小小的忘詞事件外，演員們都十分盡力，也都把角色情緒掌握得很好。

感謝你們，我的好同學們！

幕再落，幕再啓，演員與導演上台謝幕。

觀眾席上方的貓道燈刺眼的強光直射入我的瞳孔。我聽見自己對觀眾介紹演員的聲音。

觀眾席的後排有一張模糊的臉孔，這張臉有著一對散發星光的眸子。是不是她呢？我無法看得清楚。

最後，我的聲音停了，幕再度落下了，掌聲也逐漸淡去了。

故事結束了。結束了嗎？

（完）